

增修詩話總龜

九

化園書館

Wenhua Library

關化圖書館

Wa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thua library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一

庚集

舒城阮一閱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鄱陽程玘校

評論門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斗

杓東澗灩晨曦照九重和氣熏風摩蓋壤競消金甲事

春農鄧温伯云晨曦灩灩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

掩臉似知官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昧旦求

衣向曉雞蓬萊仗日下將西花添漏鼓三聲遠柳映春

旗一色齊梁君貺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

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至宸朝皆佳作也余
觀鄭毅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還珠
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領東風到世間其
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渡建章草色未迎雕
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晴暉散入鳳凰樓一行
朱簾不上鉤漢殿闌簪雙彩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
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簾鉤漸好風閑繞闌干插花
樹春痕已着半梢紅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
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習熟耶丹陽集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
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

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竹篇

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竹篇大尊李杜而
末章有顧諟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
篇有半塗喜開鑿泓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
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群之句則
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
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
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八國自獻寶逢人
多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
至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
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紙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
樂府則稍超矣姚秘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

詩經卷之十一
女詩白太傅嘗稱之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
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艷
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
宵啓玉扃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
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焰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
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
寶扇開雙鳳雲帟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鑄鼎春酒
沽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
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調
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鶯鶯驚鳳輦穿花去

魚畏龍頭上釣遲胡文恭云春煖仙棠初麗靡日斜芝

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鶯鶯驚鳳輦穿花去

魚畏龍顏上釣蓬胡文恭云春煖仙莫初羅靡日斜芝
蓋尚徘徊鄭毅夫云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薰萬壽
盃皆典實富艷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尔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
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雖
有能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之鼎立
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
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
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
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

言詩紀卷之二
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骨
是知文公之詩者得於義山者為多矣又嘗以錢惟演
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鴈連天之
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殘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
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
言覃思垂思杼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
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祭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
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
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
志意所如往往出於埃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

志意所如往往出於埃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

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
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投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
催租人至今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
敗易也

朱元章賦詩絕少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
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夕陰障奪佳山川長瀾四
隘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
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
恠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早澤浹雲尋歸入石了
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孝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
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迳之表蓋自邁

詩各必... 卷之十一... 四

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被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覩龍襲元窞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覩衆鬼之窞皆難事而無本身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為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臣拜洗兩朝取荷情幹勒微臣稚魯祝若統聖壽鐵擺俱可忒沒邏言侈盛拜洗言受賜取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鐵擺言嵩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刀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

離畢看房賀跋友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貌狸移離畢如
中國執政官賀跋友執衣防閤人匹裂小木罌貌狸如
形如鼠而大狄人以為珍饌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孟郊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
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
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
二子殆霄壤矣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
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
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梳無綠葉辯杏有青枝
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

嵩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刀紉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

言言集卷之二
稱白樂天詩云野人介斷無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
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
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
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為雅以故
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
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為貧家客多之句非親嘗
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耻搖尾皇恩寬犯
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
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

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為前輩所賞
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惡其少作
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笭箬社瓮欲熟浮蛆香輕蓑浙瀝
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曲似未到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
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况下於此者乎季後主在圍城
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
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
親見其遺蒿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
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托而作李白在獄中作
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

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許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托訴也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紲之苦不能易雕章續句之樂歟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俱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一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二

評論門

或問鄭絳相國近有詩否答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載絳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及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祭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愚謂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今作詩也見溪

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矯之者衍以其妻貪淫贖貨至藉俠士李陽以懼之樽在臨海其婢納女巫之賂為百姓搥登聞鼓其絕口蓋有由然如子美張籍皆見散寫乞錢書太白頗將三十萬盡付酒家

錢岑參閑居耐相訪正有床頭錢小杜清貧長欠一杯
錢東坡滿江風月不論錢山谷青山好去坐無錢曾不
害諸公之高也

孟郊詩最淡且古坡謂有如食蟻蟻竟日嚼空齧退之論
數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為天葩吐奇芬豈勉所長
而諱所短耶抑亦東野古淡自足而不待學歟同上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云
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
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捲青山巫峽雨烟開
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
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

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
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愁人訝其大回余
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尔當以前篇為正後
篇誠未工也丹陽集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制手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
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
竟誰陳王風委蔓州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
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
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
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揚盧駱亦詩
人之小巧者尔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
太甚乎同上

少游贈坡詩云節毛零落毡餐雪辨古縱橫印佩金語太
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

鷄此詩正類此黃常明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

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

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為藏經記云傳於

世或以為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為笑此皆士大

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謬妄如此信知識古

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稿云展卷得遺州流

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涇自為清科斗藏壁間見者

空嘆驚廢與自有時詩書付西京陽秋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輕以難名者告人遂使庸夫俗子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輕以難名者告人遂使庸夫俗子
忘意其間酷坊茗肆適以污累之謫仙云但得酒中趣
勿為醒者傳此理信然和靖招靈魄云百千幽勝無人
見說向吾師是洩機東坡云此味只憂見輩覺逢人休
道北窗涼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見曹取次知使子猷
知此必鉗其喙也恐漢

老杜畏人有云門徑從榛州無心待馬蹄又直須上番看
成竹客至從噴不出迎將遺物離人矣答嚴八乃云只
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蹄又有州萊無徑欲教
鋤亦如厭就成都卜而云憑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自
智者觀之則為游戲篇章得失自在俗士拘泥則全不

詩話續編卷之十一
相應也東坡荅林塘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游香
積山又云尋幽恐不繼書版記歲月蕭思話先於曲阿
起宅有閒曠之致子惠基嘗謂所親曰婚嫁畢當歸老
舊廬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無惑別婚嫁竟為俗務牽
退之云如今便可尔何用畢婚嫁

杜茅屋為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
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
安如山於乎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
亦足白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
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袴成百姓多寒無可救
一身獨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

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比自伊尹自任一夫

一身獨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東如聞飢凍聲
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自任一夫
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
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閔
人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閔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
於善慮安樂者易失於不思樂天疑優或人又謂白氏
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后達
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
則老杜之心蓋賢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薪餉糒不給
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
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

北莊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言其時也
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者
言其景物也至於艸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
則乞樹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艸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
李與黃梅則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艸
堂則喜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
草堂賢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嗔王錄事不寄艸堂資
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
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客閩其心
則未嘗一日不在艸堂也遺弟檢校艸堂則曰鷺鴨宜
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艸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艸勿

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州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州勿

拘纏送章即歸成都則曰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塗
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
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叅謀復歸州
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
竹踈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彷徨無依復捨之而
去以史及公詩攷之州堂斷乎於寶應之初而永太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州堂者
終始抵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閣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
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州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
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
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州堂之名與其山川州木

禽獸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
之幸也葛常之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
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
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蕊紅等句皆清新可喜
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州樹山
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
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黃妙處
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
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即今老舊無新語尚有
廬山病可師愛其詩如是也丹陽集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倫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刺騎出里門
遇盜死于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為朝廷
耻遂下詔募捕竟得賊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些言玃
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
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於是劉禹錫得有
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七首犯車
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
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
飛去來奈汝汝夢得為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郡而元
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託於靜安佳人
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欵韻語陽秋

詩話總龜卷之十二
黃庚字亞夫嘗有恠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恠着薜荔
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只曾見漢家池館來
人士膾炙以為竒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怪
石詩云寒姿數片竒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
壓風雷着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尊半酣書
破青烟痕參差翠柳擺不落筆頭驚怖黏秋雲我聞
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僧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却隻僧
直難掉掉首空歸不成話二詩殆未易甲乙也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三

評論門

曾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
擬哉客有謂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尔杜
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
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
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
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更
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
事後山則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曰
乾坤着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曰寒城着霧深

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曰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
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
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用語稍同乃是
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以足病公丹陽

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荅曰莊始知
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
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同上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為平仄所牽
則為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沈寥為寥沈是為平仄所牽
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沈工夫大是也又以汎瀾為瀾
汎是為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在淚瀾汎是

也韻語陽秋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大過人未未
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銀肌滌骨冰瑩霞絢嘉穀自將不
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邵
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蕊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衆响觀
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
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寄
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如送喻坦之下第
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
字句用破一生心贈喻鳧又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
鬚稱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

詩話續編卷之十三
又云窓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
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送伍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
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其語言重叠有以見其窘也
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鍾白猿垂樹窓邊月紅鯉
驚鈎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
孫王所賞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余髮甚卻變白間生黑絲高適觀陳
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制慷慨變毛髮韻語陽秋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蘭至二十
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遙
知暮景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祥如此

知暮景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平語意不祥如此

豈神明者先受之耶丹陽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州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

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閣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

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

侵侮大德豈不悞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州

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業長其視前作愧矣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

翊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翊所作者余初未知

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

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鷓鴣忽相隨臘雪新晴百子殿春

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詩紫微晴雪帶恩

言言集卷之十三
光遠伏偏隨鴛鴦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
香二詩皆翊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
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
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後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
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
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
逸步後之學詩者倘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
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
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
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

深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沈作葉以

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擬取而用之乃云睡
深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
由是論之作詩者與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
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荆公嘗有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上燕臺或謂
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則未見
有出也荆公荅曰韓集闢雞聯句孟郊云受恩慚始隗
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
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
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
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為的對公笑曰伊
但知柳對桑為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

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愧夕郎題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丹陽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綠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响筦絃盧仝詩云艸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

篔簹絃盧仝詩云艸石是親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

朋香艸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同上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瓊碎金瓊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尔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
葛常之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訛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萬首詩云兩句不甲折空惜埋泥滓野苒迷沒來空山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孰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訛美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訛異始可與言

詩矣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慙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
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
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
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
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為馬則悞
矣並同上

山谷詩多用稻田初亦云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
裁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鬘淨香飯稻畦成豈用是耶
丹陽集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

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

晉張翰憶吳中葦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

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尔食鱸魚漢李元赴越
云鏡水若所憶葦菜子舊使人以為疑余攷地理志漢
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作越上亦無傷也韵語陽秋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
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殆非悠悠者可識能
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
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此題識其
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深
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
勝黃語何耶同上

言言總集卷之十三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三

介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四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四

評史門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傷勸其取金陵史稱薛鏐李臺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邱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天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旄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宋中丞薦白啓云遇永王東巡墜行中道乃用

白述懷意以收拭其過尔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
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
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
肯往東將入海隨烟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
意也黃常明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傭錢獻羨餘然聲係
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
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
竇鞏中丞詩云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
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
乎觀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

乎觀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

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
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
楚曰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閹人而誣真人
於死地楚忍為之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賴舊相令狐
楚獨為辯明若以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
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
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謫故牧之作詩痛
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
也豈牧之悞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鵬
集于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

詩話續編卷之四
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紛白晝驚千古鐵
鎖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
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
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為給事
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
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
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
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令牧
之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
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后仇士良以開府蔭其

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后仇士良以開府蔭其
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奔官去
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唐太和末閻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耻而元和逆黨未
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鄭注
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相繼王
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斷崔潭峻
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
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
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群宦臨送以鎮
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
露之既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

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
 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
 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
 不省覺三兇日威武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
 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
 敏詩云元禮去從緹氏學江充來見大臺宮曲突徙薪
 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
 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熾熏灼士
 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旼故
 牧之之詩如此於乎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
 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

而訓注以當日時士大夫畏懼士良輩遂加以好說之目而

忠勇之次其謀殫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
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懼士良輩遂加以奸兇之目而
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惜哉家
藏甘露野史三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特相矛盾
甘露野史之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友為所擒而乙
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
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
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葛常之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
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

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
 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與
 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
 命之於前而眾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
 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敗父吾
 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顥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
 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
 魏顥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
 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踈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
 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
 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將

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將
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死而遠就
虜疑遠畏死而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韓愈嘗有言曰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
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公羽蕭何
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
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艸荒孤壘想英風漢
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
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指縱之喻

盡之矣他人豈容議耶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
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
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濕青衫之上何憊
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恬
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濕青衫又云
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母終回曾子車素纈銀牀堪泪
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
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舞疎竒功遂不成是皆以
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

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

成敗論人者也。今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他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楊子云：荆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故也。或又咎帝短喪為傷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為已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

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荊公詩云輕刑
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
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俱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十四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五

評史門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
自誅褒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
妲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
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
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
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聖明天子事景
陽赴井是何人丹陽集

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為別
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

言言集卷之三
秋棘言謀弃已而就足礪也厥後琨命箕淡攻石勒一
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礪繼為匹礪
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謀哉觀再贈謀云朱實隕
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其詩托意
欲以激謀而救其急而謀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謀始上
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
詆蓋薰穢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
王為已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
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忠實亦少貶矣使二
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為身

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為身

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
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畧相同後
之論人物者倘取其心而畧其迹則善矣韻語陽秋

張祐觀狄梁公傳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
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虎口舌國宗
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
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陵王為請者非特夫資
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
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
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吊為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
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

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接呂溫之言稱
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於乎仁
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右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
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力
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為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
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
不及昭德豈有抵牾耶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
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
強者畏克融廷奏皆不敢桀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
者惟李義山指為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鳴

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
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為聖臣則可謂裴度為聖
相其可哉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
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州九重
藏駝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元之盛
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
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糾固
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為未足也晚年
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
天下安得而不亂乎並同上

者惟李義山指為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鳴

史載宋之間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間得詔震汗不引
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間有妻子幸之決使者許之而
之間荒悖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
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間赴貶時未嘗以妻子
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
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丹陽集

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
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帝有天下已
十二年當思耆艾賢德與共維持獨專意猛士何式豈
馬上三尺嫚罵未易遽革邪治道終以霸雜蓋有由然
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年下詔曰與

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年下詔曰與

天下之賢豪士大夫同安緝之謂播告之辭乃秉筆

代言非若耳熱之歌乃中心所欲也

許汜不為陳元龍所禮嘗與劉備稱之備曰君有國士名
望無救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
小人欲卧百尺樓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然介
甫屢用之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遲讀蜀志
曰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又有游西霞庵
云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豈非力欲轉此一重案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木百結慟哭松聲回悲
泉共幽咽平生所矯貌顏色白於雪見爺背面啼垢膩
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

言言終會老之十五
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晒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
句至成都則有老妻夏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
惊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
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為棋局稚
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
異於在秦中時矣葛常之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歡人
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為刺史王涯以資淺為
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
日是我青山獨徃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德
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

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

裕賦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

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
蓋嘗以唐史攷之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
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貶樂天死已久非
樂夫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韻語陽秋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罴所獲霸王
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
之說也文王至磻谿見呂尚釣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
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此尚書大傳之說也太公釣
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
於渭渚初下得魴次得鯉剗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詩話卷之五

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
 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
 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而司馬遷乃據或
 者之論謂西伯拘美里散宜生閔天招呂尚求美女奇
 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脩德以傾
 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也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虐講
 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何異斯川老余比赴官宜春於
 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
 奇抵掌中莫道直鈞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為
 傾商政一以為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韻語陽秋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攜袴中兒杵臼及程嬰安空

傾商政一以為鈞三公皆非知聖賢者韻語陽秋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携袴中兒杵臼及程嬰空
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袴中兒謂
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氏所書
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后世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
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朔殺趙括等朔同友人程嬰匿趙
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議立趙武左氏之說曰魯
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畜于公宮以其
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無後
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及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景公
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中或云十

言言集卷之十五
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旨也王荆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鄒魯後於子獨先覺又云懦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楊雄又云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派頽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亦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淺易之說與公矛盾者矣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五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六

評史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尔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此乎賈生謫長沙傳渡湘水為賦以吊之所遣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為不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

欲為文帝不能用者為鈍鉞刀為銛幹奔周鼎寶康
瓜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
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
有絳灌豈其是耶葛常之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

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

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致也今觀羲之謝安謝

萬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表嶠之十有

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之渙之却曇

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桓偉

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琨卞迪卓

髦羊模孔熾劉密虞真谷勞夷石綿華者謝赫王儉呂系

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琨卞迪卓

髦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石綿華香謝藤王儷呂系
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
曰萬殊渾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義之序乃以為一死生
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
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義之之詩尔其五言曰仰視
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閔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
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
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探之俱詣謝安二兄
多言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
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自比季舉集而獻
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

稽太

詩經卷之十六
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泓西園曲水聲水邊
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為
獻之等發也葛立之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携妓之所
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珣支遁遊
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冕與呂渭等鑑湖聯句
有興衰還尋戴東山更問東山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
云安石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瀆谷悠然嘆曰此與
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餘杭東西岩詩
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携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
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

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

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

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
元縣崇禮鄉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
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不到
東山久蓄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携
謝妓長笑絕人群欲報山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
者何處之東山也陳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
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
金陵遂有两東山矣同上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
書本傳謂上疏論官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為倖
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關中旱

飢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賤按文公集官市之疏
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飢詔蠲租
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為幸臣所譏幸
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
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
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
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
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閭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
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贓
銷縮摧沮疊疊百餘言皆叙其敬慕之意其後實出為
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家恩獎知遇最厚

無與比者愈為實所說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

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家恩獎知遇最厚

無與比者愈為實所說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
塗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
落冤仇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說謗
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伍文
未擯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
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
永正行以快伍文之貶其末云即官清要為世稱荒郊
僻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妄徵嗟尔既往宜為懲則知
陽山之貶伍文之力而劉李下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說
也葛常之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疑所作

言詩集卷之九
疑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香奩集有無題
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
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一日兵起隨
駕西狩文藁咸弃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以藁見授得
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
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
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鄜見
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
知而卒以紀運圖攷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
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
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

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疑嫁名於偓持

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

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疑嫁名於偓特未攷其詳尔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同上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為公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守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

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

言言集卷之二十一
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為
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
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絕云登壇
一日冠群雄鍾室倉皇念崩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
終日媿蕭公丹陽集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
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拔殿檻折曰
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
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聲其美肅宗時
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

空嶺岫武后時傳游藝用事故唐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

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

空嶙峋武后時傳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
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言當時立朝
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奸
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污尚方之劍乎朱景
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濱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脩旌
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東之啓其謀桓彥範任其事敬暉崔
元暉袁恕已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詐誠為
社稷之奇勳然尚有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三思彥
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為三思方
烝亂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為苟誅三思必不利

詩話卷之六十一
二

言言總龜卷之十六
於已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
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及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
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留禍啓臨淄敗謀
豈非天

高祖大風之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
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
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急於守
成尔武帝秋風詞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
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戀嫪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
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七

評史門

老杜課伯夷幸秀伐木則日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遣
 信行脩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淵明告其
 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載王褒買
 便了為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泪下鼻涕長一尺
 有不如早歸黃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桑之罪
 人哉葛常之

建安七子惟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焰蓋世甄
 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輸作而不悔亦

言詩集卷之二十一
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
不起自茲不得為故人輸作左校瀕於死公幹嘗有贈
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
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於操哉末篇又托與鳳
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
房瑄之敗也瑄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
敗故甫深悲之甫為右拾遺會瑄罷相上疏力救瑄肅
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
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
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濤

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未相日所談皆墨髮一朝陳濤

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瑄
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鄭虔受安祿山偽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因
善畫祈於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兔子雲
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公懷直
道也霑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當是愛
私之言尔八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
台州掾泛泛浙江槩蓋傷之也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為友也如張鑑之
於陸贄崔廓之於李謙是已魯直云逐貧不去與忘年
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來處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

清談見滋味尔輩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
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
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杜甫情
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
之說乃白先見之明尔陸暢謁韋臯於蜀郡暢感韋之
遇已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
即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眠胡林居官清操
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携歸故其
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檠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
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

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

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
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居故作詩云天
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於乎泉石膏肓人士
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君子為小人誣衺則其詩怨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朱
晝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懷陵得蛟龍猶泥蟠
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
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
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黃子
虛作妬佳月篇云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
嗔曾何污潔白支願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

言言無自
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俱同上

康節三皇吟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終有先天永後天作法極微難着迹收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功業料得更無人在前擊壤集五帝吟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雍容一作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脩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升明類日中

三王吟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孱德所能居能一作宜夏商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天無意不成需請觀仁義為心者肯作人間淺丈夫意一作應請觀

一作
詳知

五伯吟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劍戟圍

五伯吟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劍戟圍

中活圖一作林公道貨財心裏歸雖則餽羊能愛禮柰何鳴

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內歎息唯聞一仲尼

七國吟當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固不聽肯為破齊存
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未為怪白日殺人奚
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嬴秦吟轟轟七國正爭籌利害相摩未便休比至一雄心
底定其如四海血橫流三千賓客方成夢百二山河又
變秋謾說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封侯

西漢吟秦破山河舊戰場豈期民復見畊桑九千來里開
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剥喪既而遭莽卓經營殊不念

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城復何由更有隍

三國吟桓桓昂峙震雷音絕唱高踪沒處尋蕭鼓一方情

味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狼石寧無意飲馬黃河徒

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良金

西晉吟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題品人才憑

雅誚雌黃時事用風流有刀難割公問腹無木可梟元

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笑浪悠悠

十六國吟溥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啟時

多蟣蝨瓜當爛處足虫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嘗

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

南北朝吟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絕往還偏霸尚

存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膻一洛陽雅望稱在洛江

南北朝吟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絕往還偏霸尚

存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膻一作連遭洛陽雅望稱崔浩江
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年能並轡謾將夷虜互為言

有隋吟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螻蟻人民貪
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征遼音息糜荒服泛汴情懷厭
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有唐吟天生神武奠中央不爾群兇未易攘正觀若無風
凜凜開元安有氣揚揚凭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
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

五代吟自從唐季墜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憑
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脫未旦小星猶
有光五十二年更五姓始知掃蕩待真王

詩言然自卷之二十七

我宋吟二首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日雲開復見天艸木百

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綬取次園

林盡管絃一作亦盡一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

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迹

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

一作聞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更無之按邵氏聞

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

市不易肆二克復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常殺一無罪四

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伯溫竊疑未嘗經張南軒采菊亭詩引曰陶靖節人品甚高晉宋諸人所未

易及讀其詩可見胸次灑落八窓玲瓏豈野馬遊塵所

能棲集前建安丞張君精力未衰即掛冠家于瀏陽有

年矣葺小園為亭面南山來求予名予名之曰采菊亭

能樓集前建安丞張君精力未衰即掛冠家于瀏陽有

年矣葺小園為亭面南山來求予名予名之曰采菊亭
取靖節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嗚呼靖節與寄
深遠特可為識者道耳詩曰陶公千載人高標跨餘子
豈無濟時念歛蔭獨知止歸來卧衡門無愠復何喜九
日天氣佳東籬擷芳蕊舉頭見南山佳處政在此地偏
心則遠意得道豈否張侯謝銀艾築室娛燕几小亭才
尋丈景物自新美頗聞方瞳清亦復強步履不妨數登
臨倚杖看雲起高詠悠然篇飛鴻送千里文集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為諫
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
異者心正尔或以東坡之論為不然余讀鄭公出閔詩

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蕃鬱
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
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
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
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
可以輕議前輩也若溪漁隱曰余觀諫論殆是老蘇作
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也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七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八

辯疑門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歉絲每家
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邑人大受其
惠稱為德政繇此當路薦之蓋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
數爾仕止即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為作墓誌具載其
事至荆公當國倣其法施之天下號為和買久之本錢
既不復俵且有折帛之害世悞傳始於王儀仲素儀仲
文正公之子早即貴達未嘗為邑官至八座沒謚懿敏
國史本傳可考其子鞏字定國與東坡先生游李定字
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蘇

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

覆鼎傷衆賓者也其孫即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

中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

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

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

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

指而為一不可不辯李方叔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詩章又

多互傳于世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狗軍功骨肉且相薄

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孤獸猶不

忍况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麇故魯直

懷荆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麇樂羊終魏巴西陳無已啓

懷荆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麇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已啓
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麇亂世之雄疑於食
于是也然屬麇於秦西巴者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
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無已亦遂襲之魯直
以西巴為巴西亦悞矣丹揚集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
復齊來予攷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為郭隗
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
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
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
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

黃魏魏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迹尚可得而考也
 東坡詩云玉奴弦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
 璿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
 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悞尔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十
 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
 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
 雖以是篇併注屈原宋玉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
 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
 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
 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杜子美相中允除官制詩舊註以為相者目又以為正節按

杜子美栢中允除官制詩舊註以為栢耆又以為正節按
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義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
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嘗是有功於蜀者方是
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節為邛州
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栢學士茅屋
栢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
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泉茅屋云古人已
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
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丹陽集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不
想西家樣餒腹還須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

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留別詩乃云絳
蠟燒殘玉字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鷓夷子應
記儂家舊姓西似與襄宇記所言不同豈為韻所牽
耶同上

張無盡嘗和山字云安得將相似仲山人疑之以近人所
常用皆山南也觀後漢志陽樊攢茅田服虔注云楚
仲山所居又揚脩荅臨淄侯牋云仲山周日之儔只稱
仲山何疑之有黃常明

坡記王凌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
司馬景圭病夢逵為崇因為詩曰嵇紹似康為有子

司馬景王病瘳遂為山宗因為詩曰嵇紹似康為有子
邾超畔鑿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問殺子元
蓋怪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己其子充之惡按晉紀王
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若溪

正訛門

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世傳古本作天闕今從之莊子
以管闕天正用此字舊集以作闕又或作關今不取蓋
先生詩該衆美者不惟近體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
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為
高古何耶故詳論之以俟知者焉杜詩正異

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濟南實海右諸郡舊集一作
海右今從之正文作海內非也

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拂字從一作兼畫馬詩有云翠

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嶠嶠殷從上聲嶠嶠出文選音渴曷

集韻山貌舊集作殷湯嶠音字皆悞蓋緣湯字之訛二

字從而倒之兼他詩二字悞倒之者非一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別本禾字一作未今從之按此

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實此意

也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紇字從一作鶻唐史德宗朝始

改名回鶻正文非也

中興諸將叔山東捷書夜報清書同夜字從王介甫謂捷

書晝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

中興諸將叔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謂捷

書晝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

花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諸詩之言花門者皆回紇也舊

集作北門蓋由字畫小誤唐以太原為北門非謂回紇

明矣卒章申言花門也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揆揆疾貌大食刀歌云鬼物撒

揆辭沆壕字意皆同今從之舊集作撒烈非也

嬋娟碧蘚靜蕭緘寒籜聚蘚字從別本舊集作鮮蓋字

畫小缺而釋者因云嬋娟碧蘚皆謂竹也尤謬

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都詩舊集作長

安非也其夜字之訛故悞作安耳况卒章之意明甚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色字從別本他詩亦云朝野色

詩集卷之八

五

二

枯槁正文作邑今不取

樹枝有鳥亂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棲字從一作正文作

鳴今不取言亂棲則鳴可知矣

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皇字舊集諸本皆作堂近見別

本作皇今從之乃與上下數聯詩意想貫也詢之閩人

其漢高祠廟今尚存焉

別離重逢偶然豈足期足字舊集作定蓋由字畫小訛

况上句已云泄雲無定姿

悲臺蕭颯石龍從哀壑杈枒浪呼洶浪字作別本考兩句

屬對之二當用一實字又別本下句作二鶯猛胸條徐

墜字亦未通

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耘者必分明曹而進故東坡遠

主守問家臣分朋見溪畔耘者必分朋曹而進故東坡遠
景樓記謂耘者畢出數百人為曹者是也舊作明乃字
小訛耳

風吹巨焰作河漢騰烟柱諸本下句作何掉騰烟柱蜀本
何作河近見別本今從之蓋於詞意通也

合昏排鐵騎清曉散錦幪幪字
他詩有云駑駘怯

錦幪乃覆馬之物正文作驟非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火字從一作謂大火西流七月
詩也正文作暑今不取

終然契真如得匪金仙術二句並從一作正文作終契如
徃還得匪合仙術今不取

言言集卷之六
幾度寄書白鹽北故人贈我青絲裘絲字從一作縑別本
正文止作絲字此詩寄裴施州者或謂裴冕非也按唐
史冕以寶應元年貶施州刺史不數月移澧州距此已
六年矣

配極玄都閔馮高禁籞長籞字舊集諸本皆作籞按西
漢宣帝紀云池籞者其字從竹今從之

尸鄉餘土室誰話呢雞翁誰話從 事見列仙傳正文

作雞說乃字之訛也呢字一作翫音州又音祝

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茂字連山字皆從一作時歸鳳
翔行在正文連山作連峰非也霧樹亦然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陰雷字從別本文選云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陰雷字從別本文選云
二堂對雷此春深詩也而諸本作雪悞矣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苑字從一作文作
花盖字畫小訛而說者云一詩連用三花字不害為工
誤矣

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大路陝華間地名也
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為屯大路以絕
道濟糧道而蜀本正作大道誤矣

馬嬌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舊作珠乃衍文
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胡白題將字義與雕題同正
文作蹄非也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詩字從別本考詩題與上下句

詩話總龜卷之十九
意當從之舊作時非也

峽雲籠樹小湖日蕩船明蕩字從一作非久游江湖者不知此字之工正文作落蓋字訛也

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題云觀造竹橋即日成句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誕舊集諸本皆訛作歡非也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十八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九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九

隱逸門

世人謂淵明皆以其專用肥遯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嘗求其集若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在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其自樂田畝乃卷懷不得已耳士之出處未易為世俗言也陽秋

瓢之為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揚子比之山雌文康公築室於金溪上闔門千指朝薺暮塹未嘗敢以貧為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少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烟霧得瓢

言言經會卷之九
不飲惟掛樹又不學德義居虎丘帶瓢入市多騎牛分
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不瞰金溪新結亭未
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為酒歲歲持瓢醉花柳

杜尋苑十隱居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正一云烟爐銷盡
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獨眠無餘聲山
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
月高閑奔山間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陳搏負經綸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遂入武當山
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嘖願數日人
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 太祖登
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

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遜迹之初

極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

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遯迹之初
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
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
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
哉 邵伯溫易學辨惑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太平興國初再召赴闕 太宗賜詩
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
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屣垂條以賓禮
見賜坐 澠水燕談

康節除祕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
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

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
舜為真主且放棄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
用苦開陳言行錄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
被白雲留住佳辯感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
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 真宗聞之
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 上欲賞
之其後復聞魏野居有幽致 帝亦遣人圖之故野有
詩云幽居帝畫看灑水燕談

張橫渠八翁吟詩十首步虛聲裏八奇翁八奇須信古英

雄賓朋未散山翁醉聽歌同入醉鄉中傳山石岩下築岩

張橫渠八翁吟詩十首步虛聲裏八奇翁八奇須信古英

雄賓朋未散山翁醉聽歌同入醉鄉中傳岩石下築岩

翁幽通心與帝心通憂動未感恩賢夢相霖何日見成

功磻溪溪伴釣魚翁濯纓溪水聽溪松龜獸未告非熊

兆漁叢堪笑老龍鍾老原原上下年翁感天功業動天

聰流言未信成王悟悟成全得起木風龜山山下感麟

翁麟翁知已幾時逢自從顏孟希蹤後幾人今日更希

蹤青牛西去伯陽翁當年夫子嘆猶龍立言為恐真風

喪豈知言立喪真風寓言豪誕涖園翁誇談名理浩

無窮早知懸解人問世爭知懸解不言中一身無碍竺

乾翁遍員身戒身同船師從我乘桴去頑空中與指

真空褒中斜谷卧龍翁量如江海氣如虹不應三顧逢

詩詩經卷之二十九
先主至今千載慕冥鴻
籃輿多病八吟翁
雲叟恣

遊從清時無事青山醉
青山仍醉最青

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
居於東郊架州堂有水竹之勝
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
前後郡中皆所禮遇上祀
汾陰召之辭疾不至野以詩贊
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
獨在中書十五秋
泰岳汾陰俱禮畢
這回好伴赤松遊
公覽之喜形於色
以酒茗藥物為答
素編先公遺札
有公自寫此詩數本
王文正公遺事

旦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政柄
遂拜太尉至清昭應宮使又
曰魏野謂寇準曰
自古功名蓋世少
有全者因與詩曰
好去上天辭
將相歸來平地作
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

之言云仁宗政要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避八
藍田山作歌曰漢之高山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
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
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
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於畫善為詩如梅花
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
謂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及其臨終為句云茂
陵他日求遺藁尤喜初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自逋
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歸田錄

又青箱雜記云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
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
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言行錄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
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
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隕稍下則及削而入
如方屋帽者崔暹經所謂大隱屏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
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
求以待棲息朱氏隱求室詩曰辰窓林影開夜枕
山泉嚮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丘氏詩曰抱
小窓深讀書空谷響一笑有會心紛紛自長項氏

詩曰種桑不療寒時粟長苦飢飢寒 有但使願無

違袁氏詩曰本是山中人歸作山中友豈同荷篠老亦

結躬耕耦浮雲一出岫膚寸彌九有此志未可量見之

千載後劉平父詩曰寧懷棲遯情閉袖經綸手風雲倘

未期猿鶴且為友萬氏詩曰平生區中緣中歲從黃綺

出處本無心誰云今隱几黃子厚詩曰隱側混樵牧堅

高存聖功懷哉得所尚一瓢從屢空

韓氏次擢歌韻宛宛溪流疊九灣山猿時下鳥關關釣磯

茶竈山中樂大隱屏邊日月閑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

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冲陸士衡相繼有作雖

小窓深讀書空谷響自一笑有會心紛紛自長項氏

言言集卷之五
極清麗顧乃自為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
作詩以及之雖正左陸之悞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
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日夜坐許生挾琴過予書堂夜
久月明風露淒冷生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為招
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為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
予感其言因為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闕以及之口授
許生寫呈穀城老者諸名勝請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
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膠高拂千屋素秋下臨深谷之
寒流王孫何處扱援久淹留 聞說山中虎豹晝鳴聞
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獼猴與君居山鬼

伴君遊若獨胡為自聊留歲云暮矣將焉求思君不見

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獼猴與君居山鬼

伴君遊君獨胡為自聊留歲云暮矣將焉求息君不見

我心徒离憂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冥濛下有寒栖老

翁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游恥何窮 我愛

林春葩昼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烟怕青葱徐

行發商歌安坐撫孤桐不問簞瓢足空但把明月耳長

終人間雖樂此心誰與同右南山之阿桂樹婆娑雲嵯

峨下蔭連蝮舊柯秋思泐泐秋風多王孫不見板援時

寤歌 岑寂空山良宵月華詰曲前溪春流迅波

秀木盤紆雜青莎猿猴慕熊羆麋鹿友麇羆荒忽濬留柰

何思君使我長咨嗟人間歲月驚心易蹉跎 幽居

中林散髮披襟山嶽峯慰此栖遲素心綠綺一曲傳清

詩話心電卷之十九 六

音超然忘世誰能共浮沉
遠汲寒溪烟雨昼陰獨
宿空齋哀猿夜吟竹栢搖風更蕭森春蘭得芳紉秋菊
伴孤斟此意寧論古今勸君與我同投簪倘得歸去歌
谷雲深右反招隱

恬退門

蔡寬夫詩話云乘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為
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牋
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閑處乎然
性極清介居無妾媵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如惟紗帽
皂條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畚像皆作此飾始
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魚矶苦恋

明時不忍歸為報集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

及弟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魚矶苦恋
明時不忍埽為報某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
之乱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
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
真素志也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荅聖明灰心緣忍
事霜髭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梅蘊非擬議
葵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翠青蠅謾發聲嵩高陽舊田宅終
使謝歸畊中書後堂 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髭之句者
驗其筆迹舊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
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叙其事云慘慘高槐落
淒淒餘菊寒粉墻多記墨聊為拂塵看正為此也茗溪

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髮為論兵之
句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于中書壁間

蔡寬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奇
古年近七十髮鬢皤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歲
旦請老一章得謝退居睢陽歐陽文忠公未顯時正獻
推薦特厚及文忠為留守日與公酌唱文公有答公見
贈末章云報國如垂頽婦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
利名迂熙寧初文忠致政婦汝陰時正獻捐館已十有
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某未
已蒼烟報國如垂頽婦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
黃泉若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曆四年拜中書門

黃泉若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曆四年拜中書門

下平章事每內降與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謂
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恩
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
不說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還上印
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
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疾之蔡寬夫云正獻
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鎮東魯蓋闕文也

透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昔時宰
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
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若溪漁
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素羸

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歲拜章求解上素
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旦二
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覩其瘦
瘠悶然許之則透使詩話以為上不許蓋悞矣其蔡
寬夫詩話云遂得謝此言良是

劉寬夫詩話云萊公自來與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
上天辭富貴却未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後東封回野亦
寄以絕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未相伴亦松遊文正
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歲南遷世多言不能如文
正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為豈愧
文正也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如扶或用或不用各較系其人

要之不溺於富貴以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父風宋景

文正也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如於或用或不用各較其其人
要之不溺於富貴以貧得則一也野有子亦父風宋景
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九

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

七

二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

警句門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曉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
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
張仲素其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
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
滿砌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漳端之詩也擁榻覺霜下抱
琴聞鴈來者同漳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
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
者寄端峒曉漳之詩也司空曉亦有送中孚詩云听猿
看楚岫隨鴈到吳洲耿漳寄曉云老鑿迷舊疾朽藥誤新

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夔龍
池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
流水上臺盡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
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弥篤尔史載郭曖進官大集名
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尔請以起姓別賦端立
獻一章又工於前起之妬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為可服
也丹楊集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
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
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
秋堂入閉夜垂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

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孟少府新

秋堂入閣夜坐云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

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孟少府新
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旁山嵐題王季
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隣照數家
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秩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
起遠甚 同上

山陰野雪興難來佳辰強飲食猶寒皆斡旋其語使就音
律近集有天上嬌雲未肯同十年江海別嘗輕花下臺廬
鳥勸提與君蓋亦不須傾皆此法也 黃常明

賓客集添爐擣雞舌洒水淨龍鬚駱賓王桃峯嘶別路竹
葉馮离樽此体甚衆惟柳子厚從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一聯最工云蒔藥閑庭延国老開尊虛室值賢人只似

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草國老濁酒賢人故也愛得又有藥爐燒姹女酒甕貯賢人近於湯燖右軍矣余嘗為郊行詩云江干食息呼扶老木未扳緣訝宛童乃古今注禿鷲一名扶老爾雅女羅謂之宛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云但遺一枝居巧婦亦殊大厦賀佳賓蓋用爾雅注鷦鷯俗呼巧婦炙轂子雀一名佳賓言集人屋如賓客也樂天曾用巧婦對慈姑謝元暉善為詩任彦升工於筆又云任筆沈詩劉孝綽稱第儀與成云三筆六詩故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痒處爬近人用之臨川云閑時用意歸詩筆靜外安生比太山坡云水洗禪心都眼靜山供詩筆總眉愁 同上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徃徃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
公先達為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峯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
祐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
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
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是故
人來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中木僧敲月下門賈島以
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
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
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處甚多豈昆白如此句哉古人嘗謂
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尔杜子美云為人

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九子美宵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公之可比倫也 尊立之

李義山任弘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却羨卞和雙削足一生無復沒堦趨雖為樂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見表尤有餘味英俊陸沉強顏低意趨跼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已不甘心於病畦下者不能賞此

語之工也 陽秋

郭子稍李作小詩嘗賦梅蕊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脐何堪夜未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問何闊春事遠如許芳君下鷗沙一葉繫春渚昨夢墮前世再見

欣歎舞耶呼花底盃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賈珠驪駒夫

事遠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繫春渚昨夢墮前世一耳見
欣歆舞聊呼花底盃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貫珠驪駒夫
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迳李之不
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同上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
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
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
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句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
謂驚人句即警策也呂氏童蒙訓

句法門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拖春江流予亦
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

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東坡句法魯
直之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
能遍攷前作自然度越流輩同上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為能深識之李
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

徐師川云作詩回頭一句最為難道如山谷詩所謂忽忽
鍾陵江十里之類是也他人豈如此尤見句法安杜山谷
平日詩多用此格

徐師川云為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
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師川云但能知意不屬
則李可進矣尤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其

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

則李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其

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畫方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

王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

云琪璘卧堊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同上

荏子文多奇變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也詩

句時有此法如昌黎一蛇兩頭見未嘗拘管計日月款

進又不可君欲強起時難東坡云迨茲霜相雪未茲謀待

君必聊亦記吾曾餘人罕敢用黃常明

苦吟門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

言言集卷之三
客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貌將松共瘦心
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沈人掉頭撼髭之苦豈
有張頤豐頰者哉沈昭略嘗戲王約以肥而癡谷以瘦而
狂昭略喜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痴同上

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人從岳陽來貫休此夜一輪滿清光
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句以見其詞澁思苦若非好事者
誇辭亦繆用其心也 同上

後山詩話云荆公詩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
而公平生文体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蓋苦故言不可
不謹也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勅氣

傳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中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救氣

儀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中
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假
令作者復生亦當以着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
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屬石破山先觀鏡迹發矢
中的兼听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
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
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乾
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倚山驛
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澁窮僻瑒削不暇苦吟而成觀其
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

言言然曰卷之二十
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
捷疾愈响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
糞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郊耿
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
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
上平處猶下頤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
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
郊異矣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印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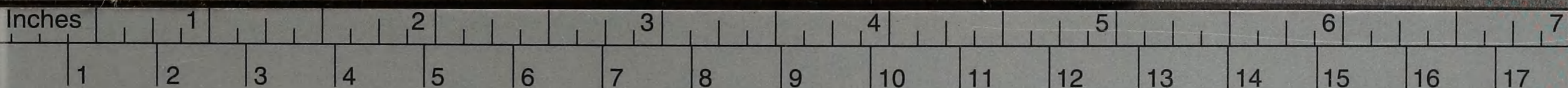


增修詩話總龜
九

開
Wakana Library
館書圖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